

買賣街

青田

大眾文藝
刊



買 賣 街
田 青

大眾文藝叢刊
第三種

大衆文藝叢刊

第三種

買 賣 街

作者：田

青

編者：沈

寂

發行人：丁

基

出版者：大衆出版社
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
電話三五六七〇號

印刷者：正風印刷公司
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
電話三五六七〇號

經售處：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十號初版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元

定價：

螞蟻書屋經售

杭州青年路

目 錄

孤老頭和他的情人·····	一
從冬天到冬天·····	二三
買賣街·····	四七
畏縮·····	六九
老朱的悲哀·····	九七
慧大·····	一二三

孤老頭和他的情人

原书空百页

到鄉公所還沒有一星期，我就十分痛苦，逃回部隊去。

鄉長平常不到鄉公所來的，成天在外面撈錢吃嗎啡，什麼鄉務公事都推給我做。

「事務員！呃，事務員！」他露出零零落落的幾粒細小的黑牙齒，裝起笑臉，用雞爪似的手拍拍我肩膀，一邊把我推到辦公桌邊去：「你弄弄吧！噯，你不用客氣，我知道你什麼都弄得很好！你就忙一下吧！滿腹經綸的人，必定是能者多勞！噯，隨你意思弄弄就是了！」

這麼，成天叫我代他理婆媳打架、女人爭情夫一些纏得人發昏的公事。可是他的靈巧的鼻子，嗅覺特別靈敏，他的提得高高的小耳朵，也抵得過神話中的「順風耳」；凡是偶然有人敷衍什麼捐款或賦稅，到我地方，他就跟蹤而至，摸摸下巴上一部花白的短鬚子，用一套理直氣壯的話，把款子從我手裏拿過去；接着，立人剎走得無蹤無影，丟下一屁股風流得使人要臉紅的案件給我。

還有，是二個鄉丁。

一個鄉丁是五十多歲的老酒鬼，破草帽壓住眉毛，漲紅臉孔，一身酒氣；每天清早到鄉公所來一轉，坐在靠門口的一把舊椅上，擱起一支腳，把破草帽當扇子搖，細細的問完了我那幾件公事，以進賬鈔票後，就瞪着混濁的眼，搔搔後腦壳想了半響，一骨碌跳起來，獨自走了。到午後

，他又是一身酒氣走進廟裏來，敞開香雲紗衫露出桃紅色的胸脯，同另一個鄉丁在大殿上吵架，爭分敲詐得來的錢。搖着頭，拍拍兩手，樣子很兇。

那另一個鄉丁是穿白短衫褲的漂亮的小伙子，梳個雪亮西髮頭。每天總到快燒中飯時候，才拖着木屐，剝落落剝落落的到鄉公所來，一進門懶洋洋地靠在門檻上，揉揉眼皮打呵欠；他看我在理公事，就笑得眯起細眼睛，露出一排金牙，向女人們說俏皮話，或者假裝發了怒，助我威勢，嘴裏罵着人家的娘，要動手去縛別人，於是乘此機會，他就在女人們身上亂抓一陣。

一到下午，天氣悶熱得使人坐立不安，老酒鬼就像一隻蒼蠅，張開翅膀，到各處找喝酒的地方。那個漂亮的小伙子像一隻雄狗，嗚嗚的唱着小調，到女人堆中去打情罵俏。

於是，老大的廟裏就只有我同一個看廟的孤老頭。

這孤老頭當我第一次見到他，倒想結結實實敲他一頓。

大約是下午四點鐘模樣，太陽把小河的底曬得起丁泡，田野冒着白濛濛的氣，天氣熱得要命。一個領路的鄉下人曉得我是游擊隊派來的，而這鄉公所又時常有日僞軍派人來要鄉公所攔派經費，他恐怕不巧撞見日僞軍，爲了我帶累到他，所以在大門口向廟裏一指，就溜走了。我已走了二十多里路，一身臭汗，拎隻網線袋走進廟門。

進廟門，是一個石板鋪出的晒場，正中還有二大堆亂石，大概是插旗杆的石壇。我走上石階，前大殿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弄得精光，還剩下些燒焦了的屋頂，兩旁邊還有二間房子。左邊的一

間門關着，有呼嚕嚕呼嚕嚕像拉風箱一樣的聲音，間雜一連串的咳嗽聲；右邊一間門也關着，門口粘着一張白紙條，寫着幾個隸書：「明德鄉公所」

門上用粉筆寫着「閒人莫入」四個字。我去推門，門推不開，叫門，也沒有人應。這裏而一定沒有人。於是我走到左邊一間房門前去叫。先用手指輕輕敲門，回答我的只有呼嚕嚕呼嚕嚕的聲音，於是我大聲問了：

「裏面有沒有人？我是到鄉公所來的。」

回答我的是一陣咳嗽，和吐痰聲。我想總有人起來了，靜靜地等了一會，那知接下去又是拉風箱一般的聲音。門動也沒有動。

「裏面到底有沒有人？你來開開門好不好？喂，你生了什麼重病，就不能來開門了！」

我這麼叫了好一會，還是不見開門。沒有人回答，於是我一發火，用腳去踢，碰碰，碰碰，像打雷一樣。

「吵啥死？」房裏的人啞着喉嚨在罵了：「不會讓瘋狗把你咬死！呼呼，呼嚕嚕，呼嚕嚕……」一陣喘氣。

「喂，你不要罵人！」我把嘴湊着門縫說：「我是到鄉公所當事務員的。怎麼鄉公所裏沒有一個人？鄉長呢？」

「鄉長，鄉長吃嗎啡去了！」

「那麼鄉丁怎麼也一個沒有？」

「啥人曉得他們撞死撞到第幾殿！咳咳，喔呵呵……」

那個人一開口就咒罵人而且患着氣喘病，我不想同他說下去了，打算另外找出一個人來，幫自己安排今晚的膳宿。於是，我向後大殿走去。

上後大殿，要經過一個泥地的院場，院場二邊的廊屋都倒坍光了，只是一片亂石堆，長滿很長很密的野草，發着難聞的臭味。外邊的圍牆，坍了幾個缺口，還有些斑駁的牆子，像篩子一樣。一隻栗色的母雞在長草叢中鑽動。

後大殿也很糟，兩旁的泥人，不是少了臂膀，就是頭給人家敲落了半個，正中的東嶽大帝，紅綢袍上積滿老厚的灰土，三絳清鬚只剩下右邊的一縷，面孔看上去倒年青了許多。神龕上掛了好幾個蛛網。角落裏有一二聲老鼠叫。

「有人麼？」我大聲問。

噙的一聲，四周也跟了來一句輕而模糊的「有人麼！」

真沒有辦法，我把草帽拿下來扇風，脫得赤了膊，着地坐在後大殿上息力，又悶又氣，一肚子咀咒話。

到了傍晚，天空中的雲塊漸漸轉成橘紅色，風帶着泥土的熱臭爬進廟的矮圍牆來，生在亂石堆中的野草就一齊搖着身子；那隻母雞小心地跳出草叢，在泥地上踱步，「咕咕咕」的像人在一

聲一聲打飽呃。

這時，一個穿黑布衫褲的女人拎隻籃子走進廟門來，頭上戴了塊毛巾，籃子也蓋了塊毛巾，她又開小腳，走上前大殿，到左邊房間的門口，把籃子放在地上，拉下頭上的毛巾抹臉上的汗。

「喂，阿嫂！」我跳起來向她走去：「這裏鄉長住在啥地方？」

大概我過份心急了，一陣風似的走過院場，把那隻在踱步的母鷄嚇得伸開兩翼，大叫着在院場中繞了個圈子。

這女人大約有五十多歲，臉孔虛腫，眼睛下面垂着二塊浮凸的肉，薄薄的嘴唇向嘴裏翻捲進去，像一天到晚在咬牙切齒一樣。

「你要瘟死了！」她做個三角眼，惡毒地盯我一下：「『咕咕』嚇出魂靈要你賠的！」『咕咕』，『咕咕』，谷，谷，谷，」她把毛巾頂在頭上，蹶着小腳，向站在院場中的母鷄走去，一邊呼喚着。

那隻母鷄側轉頭看看她，打算一躡身竄開去，可是給她伸手捏住了翼子，親熱親熱地抱在懷裏。她去到左邊的房門口，就大聲叫起來：

「你魂靈給無常拉去了呀？」『咕咕』在外邊，也不關關到房裏，只是擺屍！野毛小鬼這麼多，遲早又是落進狗嘴巴裏！你這老骨頭，我『咕咕』給野毛小鬼偷了去，你也不要想活命！」

房裏一陣咳嗽，門抖着朝裏面開，一個背脊駝形個子高高的老頭，頭頂上盤了條辮子，裸出骨稜稜的上身，只穿條蠅腿的白短褲，喘着氣赤腳走出房來。

「啥下飯啦？」他彎下身掀去蓋在籃子上的毛巾：「臭東瓜裏麻油爲啥不多澆些？」這麼又喘着氣直起身來。

籃子裏是一小碗臭東瓜，一小碗黃鬆鬆的苞米飯。還有一酒杯海蜇絲。老太婆一邊把毛巾蓋好籃子，一邊咕嚕：

「老昏頭，你生了哮喘病，觀音娘娘籤上不是叫你不好見油氣？我知道你喜歡吃麻油，才爲你澆了一眼眼！算給開開胃口！你還要橫不好堅不好，你有啥好女人，儘管教她去弄！」

那個老頭子悶聲不響走進房去，老太婆也一隻手抱雞一隻手拎籃子跟進去。

「我這麼年紀，棺材板也碰碰響了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我又不是十七八歲，小後生。還有啥人看相我！你，多心，呼嚕呼嚕……」

「你不是常常嫌鄙我？」

「我就是這麼有說無說！三十幾年了，你，你還不曉得我脾氣？」

「不許再說，話多傷精神。開一息再吃飯！」

我不能再聽二人拌嘴，這時跨進裏面去，房裏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，靠窗口只有一張方桌，桌旁一張鋪板擱出的床，床下有一隻竹籠子，老太婆正蹲了身把「咕咕」塞進籠裏去。老頭子坐

在床上，兩手撫摸着胸口喘氣。

「喂，你們伴我到鄉長地方去好不好？我給你們鈔票！」我站在門邊說。

那個老太婆又做了三角眼來盯我，忽然走過來：

「你尋保長去！」她兩手推我身子：「我們不知道！」

我出了房門，回頭去問她：「那末保長住在哪裏？」

砰！房門重重的關上了，裏邊還罵一聲，上了門門。

「野毛小鬼，收不光！」老太婆在房裏咒我：「老昏頭，你『咕咕』要當心！」

我獨自站在場院裏，黑影從四周向我包圍攏來，大隊的小飛蟲，在我身上亂撞，亂草裏，螢火蟲的綠光在流動。

天暗下來了，各處是蛙的喧鬧。而蚊子的巨大的鳴聲，更加可怕。我又疲倦又傷心，打算在後大殿上睡一夜，等到天亮再說吧。於是走上後大殿。那知後大殿的蚊子正像大隊的轟炸機，聽得人胆碎，並且，立刻在昏暗中，我的背脊同小腿上像打針一樣，給牠們刺了好幾下。

我記起了綢線袋中還帶着二盤蚊蟲香，就去翻出來；可是却沒有自來火。沒有辦法，只得又向左邊房間走去。

我一走到門口，門忽然一開，暗中立刻出現一雙像鬼燈籠一樣的眼睛，盯住我。

「這裏是苦地方，你要討食到大人家去！」老太婆邊說邊走出來，順手把門帶上，向外邊走

，籃子裏碗裏的碰擊聲也跟着她人一起出去。「毛手毛腳，廟後白無常就會來捉你。」她忽然回過頭說：「哼，你想偷我『咕咕』！老昏頭，門用櫃子挨挨牢！」

門縫裏漏出一條淡淡的燈光，房裏一定點了燈。我馬上去推門，可是，門早已給誰門住。

「喂，老伯伯讓我點個火好不好？蚊子這麼多，我想點盤蚊蟲香。」

房裏忽然響起了一陣搬動傢俱的聲音，同一個人的呼吸急促聲，不一會，門碰的一響，給什麼東西頂住了。這是桌子，我想。

「討個火好不好？謝謝你。」

「點啥蚊蟲香，咳咳咳咳，嚔呼嚔呼，」老頭喘了一會氣：「蚊子多咬就會咬慣的！怕啥？」

這時門縫中的燈光也突然熄掉了。

「你再不開門，我放火燒死你！」我大聲吼起來：「我是游擊隊派來的！」

「天一暗，東洋兵；和平軍統要來巡夜！呼嚔，呼嚔，你，你遲早給他們捉去彈洞眼！」

怎麼有這樣可恨的人，我起初又沒有得罪過他。而他開口就惡毒地咒罵我。我火一上，把他的門亂踢。

「白無常忘記捉去的東西！」這老頭又在喘氣罵人：「死了總要上千刀山，落油鍋！」他幾乎罵得嘶啞了喉嚨。

「喂，到底你爲啥罵我？我同你無冤無仇！」

「無冤無仇……天下有啥好人？都是良心拉在便缸裏的東西！」

這一夜，我當然弄得很糟糕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抓住一個種田人，抬出我們隊長的名字來嚇他一下，才由他領我到鄉長家裏。同鄉長攪了一上半天，總算把膳宿問題解決：白天，我可以到離開廟半里左右的鄉長女塔家裏去吃飯，晚上睡在鄉公所裏的二張辦公桌上。同時，鄉長把二個鄉丁介紹給我，把一些吵架的案件也介紹我。

下半年，我回到鄉公所，理了一些戶口冊，就將昨天汗臭的布衫褲拿到廟旁的井潭裏去洗。又在後大殿的柱子上敲了二枚釘，綑起一根蔴繩，把衣服涼在繩上。這麼，到太陽打西斜，我才一身輕鬆地走到鄉長女塔家去吃晚飯。到太陽沉入西山的時候，我回到廟裏來。

老頭的房門口，昨天那個老太婆朝着後大殿坐在小板凳上，低了頭，戴起一副老花眼，在補一件什麼東西，老頭坐在她旁邊的一條長凳上，在吃飯。

「唉，一說起心事，人就不想做！」老太婆低着頭說：「這小浮屍就聽床頭人的話，把我當畜牲；三日兩頭就彈眼唧嘴，打我威勢，不許我出門。到底我是他娘！他可以管我？這小浮屍連養育之恩都忘記了，他真正是給小狐狸精迷住了心！」

老頭不響，抬起頭只管舐碗底。

「爲來爲去爲你這老昏頭！」老太婆把補好的東西往老頭腿上一丟：「你還怪怨我不替你修補衣衫！你想想，我出來一次倒是容易的？我做人到五十多歲，反而受兒子媳婦管束。唉，前生不修，今世苦！」

「我害你我害你！」老頭咳嗽起來，這一陣似乎咳得很厲害，捏在手裏的碗也落到地上碰碎了。人像一隻蝦一樣彎曲起來，慢慢蹲到地上去：「我死又不死！閻羅王都不要我。」

老太婆慌慌張張地站起，一隻手抱住他背，一隻手撫他胸口：

「我這麼說，你就，你就：：好，我先死給你看！」

她尖聲說，忽然，帶着嗚咽大叫起來：

「老昏頭，你是去（死）不得的！去不得的！」

我一想不要老頭死了。趕緊從後面趕上去。忽然，在我背後響起一陣腳步聲，立刻有一個赤膊的男子，趕到我面前。

老太婆掉轉頭來，慢慢張開嘴，呆住了，她放掉老頭，慢吞吞脫下眼鏡，做出三角眼，盯住他。這個赤膊的漢子給她一盯，成了個木頭人。這時，老頭喘着氣捧住胸口，垂下頭下唇抖着，偷偷地獨自走進房裏去，輕輕把門門上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一個後生婦人，青布衫被汗貼住胸背，蓬着髮髻，出現在漢子的身邊，指了地上的破碗，大聲說：

「又是一隻！哼，傢當敗不完了，就倒貼人家。」她氣得青了臉，狠命打漢子的背：「死人你響也不會響！吃過藥藥啦！」

老太婆閉起嘴又把嘴唇潮捲進去，露出怕人的牙齒。拾起籃子獨自走出去。赤膊的漢子默默地跟着。後生婦人也跟着，一邊咕咕呱呱地吵：

「怪不得每日冷飯少掉一碗，我只當狗偷給去了！啥還曉得在倒無底洞！」

三個人走出廟門，後生婦人的吵聲還不斷地傳來。

暗中，蚊子的轟鬧聲，響起來了，破廟顯得十分寂寞。

「我，死又不死！死又不死！」老頭在房中咳嗽着舖板：「我害你我害你！喔咳咳！呼，呼，呼，喔阿，呼嚕，呼嚕，呼嚕！」

四周的昏暗漸漸濃起來，整個廟沉入可怕的黑暗中。

孤老頭在房中孤獨地敲舖板的聲音，像傳說中的棺材裏的聲音。

第二天，老太婆沒有來。上午，我在忙着鄉公所的事情，老頭的情形不知道。下午，開了，就看見這老頭整個下午坐靠着房門口的小板凳上，側着身子，頹然地靠了門檻，面向着廟門口，兩眼發糊，渺茫地睜着。嘴唇用力撮得很緊，把呼嚕呼嚕的喘氣聲忍壓住，使人不大能聽到。

那隻母雞在他的身邊走來走去，時常側動頭呆呆地看他一會，咕咕咕的響，好像對他說